

26

林彪阵营内部出了“叛徒”

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 再现毛泽东暮年人生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毛泽东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上。江青后来说:“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也宣告了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叶群、林立果母子二人得知消息,顿时乱了方寸,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他们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定夺。

林彪沉默之后决定立刻转移到广州。这是毛泽东南巡讲话后,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

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他的阵营内部出了“叛徒”。泄露秘密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林家,林立衡素来受到父亲的钟爱,却一直在精神上受到母亲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不是叶群亲生的。在林立衡看来,父亲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母亲从中坏事。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进出林彪的房间,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后,林立衡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果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调来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必须当晚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汇报。

1971年9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正在召集政治局的委员们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十时许,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断。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看来事情发生的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具,知道散会了。他的一次次方之行,曾经赚取过令当时人垂涎三尺的六十倍的利润,但那些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却都是靠抢劫和屠杀得来的。

原来周恩来接到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逃的报告。对此,周恩来有些半信半疑。首先,据他所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

算,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其次,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有耳闻,会不会是林立衡试图以此整治深陷政治漩涡中的母亲?第三,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兵权在握、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

尽管周恩来疑虑重重,但他还是非常谨慎,万一判断有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丝毫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正在召开的会议,紧急处理此事。

周恩来离开福建厅,往东大厅走去,那里是他经常办公的地方。一进东大厅,周恩来就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开始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他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他马上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吴竟然回答:他也不知情。

周恩来马上意识到其中确有问题。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

周恩来命令发出后,得到的反馈是: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13

“不和的金苹果”

“不和女神”的那个“不和的金苹果”,其实正是人间财富的集中体现和象征。既是金子,又是苹果,还可以证实自己是“世上最美丽的女子”,这和现代人所崇尚的“金钱加美女”的财富观,应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了。而“不和”似乎也是上帝有意加在“金苹果”上的魔咒,为的是要让人类在财富的诱惑面前,永远也无法挣脱“不和”的怪圈,从而对他顶礼膜拜。

无怪乎恩格斯在论及这个时代时曾深刻地指出:“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富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〇四页)

所以,如果我们试着剖开那只代表了人类“集合财富”的“金苹果”,一定还可以从不时流淌出的一滴滴“果汁”中嗅到一丝丝、一缕缕时浓时淡的“血腥”气;而显而易见的是,当这只“金苹果”再与人世间的“美色”相联姻时,展现在面前的就更是一片“浊浪滔天”的“祸水”了。

都说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告别了黑暗、专制的中世纪,迎来了人性复苏和思想解放的新纪元,人恢复了大写的人,不再是神的奴隶。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定了必须以一种代价换取另一种代价。当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人的物质欲望引导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爆发并获得巨大的成功的同时,从神和专制的奴隶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却又一步步演变成财富的奴隶。

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六百多年间西方列强所发动的绝大部分战争,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因财富而引起的。这些战争有些是为了土地和霸权,如英法百年战争,法意战争,英西战争,英荷战争,以及三十年战争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战争”,这次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新教诸侯国,但后来西欧、中欧、北欧的主要国家几乎都先后卷入。战争初期,主要是德意志内部的新旧教派之争,但很快就演变为各国争权夺利的混战。在结束战争的和约中,宗教问题也退于次要地位。

和约的基本内容则是各国领土和德意志各诸侯国领地的重新分割,以及欧洲新的国际均势的建立。

有些战争则赤裸裸地就是为了金钱和财富,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各国海外殖民和发现新大陆的过程中。

在今天的秘鲁,历史上曾存在过印第安人最强大的印加帝国。几百人组成的一队西班牙冒险家们,为寻求黄金和珠宝,曾全副武装赶往印加帝国的首都觐见国王。国王待之以上宾之礼,冒险家们却突然大开杀戒,一时间,约五千名印加人相继倒在血泊中。与此同时,他们绑架了国王,并许以金银交换。为救国王,印加人全国总动员,几乎将民间、宫廷、庙宇内的金银器皿收罗一空,共得到黄金六吨,白银十二吨交给劫掠者。结果劫掠者食言,并没有放掉国王,而是强迫他皈依天主教,否则将处以火刑。火刑是天主教徒针对异教徒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印加国王不得已改信了上帝。然而这种皈依或曰叛变仅仅是换得了次一等

的绞刑。并且绞刑之后,劫掠者似乎心有不甘,最终还是将国王的尸体焚毁了。

抢劫行径并非西班牙人的专利。在葡萄牙历史上曾以英雄形象彪炳史册的达·伽马,也是靠对殖民地人民的抢劫和屠杀而出名的。他的一次次方之行,曾经赚取过令当时人垂涎三尺的六十倍的利润,但那些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却都是靠抢劫和屠杀得来的。

殖民者所发动的带有掠夺和抢劫性质的战争令原住民的人口急剧减少。据统计,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当地的土著人口约有四千万人,但到十八世纪初,印第安人口已经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只剩下不到七百万,以至于美洲大地上,从南到北,自东至西,无论落基山脉还是加勒比海,密西西比河还是巴西丛林,到处都布满或漂满了掺杂着“铜臭”的“血腥”……

这血腥也伴随着殖民者侵略和掠夺的足迹一路洒向了东方。

起先是非洲,在这里,他们开拓和发展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奴隶经济”和“奴隶买卖”。



《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赌场发牌员别出心裁论述财富和人的关系

小蕾被打得鼻青脸肿

10

六六继《蜗居》之后直指中国式医患关系



《心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文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愿不面对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3月19日  
今天我们科又上演全武行。最后110都来了。110现在也不起啥作用,主要就是拉开对峙双方,然后要求我们牺牲一下,以和谐为重。

这个病人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主诉头疼,拍片结果显示脑上皮细胞出血。我们建议他留院观察,如果情况没有恶化就出院,如果恶化就开刀。住了两个星期,出血点没有增加,情况没有恶化,但患者头痛没有减轻,我们建议他去我院下面的康复医院继续观察,这也符合双向转诊的制度。因为这里的病床要流转,还有比他更严重的人要进来。

他不愿意去下面的医院,自行回家了。隔几天他自己去另一家三甲医院再诊断,那边的医生给他开了刀,取出了脑子里的血块,症状消失了,他于是天天来我们这里吵,什么庸医,骗钱医生,没有良知,要我们退给他一万块的检查住院费用。

说实话,我们到现在依旧坚持我们自己的判断,认为他目前

开刀并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他脑子里的淤血液化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开刀才能取尽。现在开刀只是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而残留的另一部分梗在那里不畅通,有可能引发第二次脑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建议他继续观察的原因。这不是我们的不负责任,而恰恰是对更多的人负责的表现。

我们不可能把医药费退给他。若是退了,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的确技术不如人。我们科的牌子要倒了。

那家医院的医生,对待病患的处理也不能说是错误,因为他短期内的确缓解了病人的痛苦,虽然还有开第二刀的可能。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告知病人了没有。

科学允许探讨,允许学术之争,治疗方案只要你说得出道理,它就不是事故,不是故意伤害。但现在你非要我们承认他们对我们错,我们不能接受。

哪怕去医疗机构鉴定,哪怕打官司,我们都敢站在台上公开

辩论。

但我们最怕的就是你拉着横幅向所有不明真相的人说我们道德败坏,只顾赚钱,黑心医生,且上演砸玻璃,砸门,殴打我们。

你让我们尊严丧失殆尽,你在辩论之初就用袜子塞上了我们的嘴巴。

一场拳击比赛,开局之前,我们的手脚已被束缚。我们只有挨打之力,没有招架之功。

有时候纷争起得完全没有道理,而你未开仗以前就被判定在舆论上输了。

3月22日  
今天18楼老先生开刀,他的女儿在手术室外等候。小姑娘真的比较水灵,眼泪汪汪的,美人坯。

手术很顺利,缝合的时候,二师兄已将手术结果告知他的小芹。据说二师兄走出手术室的一刹那,小姑娘就蹦到他的身上。估计离成不远了。

二师兄的消费水平最近估计直线上升,连普通门诊一个抽头

两毛这样的活儿都抢着干了。我们笑称最近病患最好都绕着他走,否则真的成破财消灾了。

大师兄这两天比较闷,带着我们组都比较闷,大家都不开玩笑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太太这两天又去普陀山拜佛了。每次去都是从山脚下一路磕头到山顶,回来的时候脑门前面一片红紫。看到她,我们都很难受。他太太是我们这里的麻醉师,大家在手术室里经常照面。

最初的时候他太太一年去一次,后来一个季度一次,现在每月都去一次。随着频率的增加,我们都知她女儿情况不好了,也许时日不多。今年要是再找不到肾,到明年可能想移植都移植不了了。

心情不好,不写了。

3月25日  
小蕾前天被打了。鼻青脸肿。我赶到的时候,闹事的人已被110带走。我真想杀了那帮混蛋!

还是上次脑出血的病人,为一万块,隔三岔五过来闹事。前天过来的时候是晚班,带着家伙来的,一大帮人,医生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他们就冲到护士值班台去把小蕾揍了一顿。